

【观影笔记】

韩寒的《乘风破浪》拍出了一种怅惘之情

□韩松落

在韩寒新片《乘风破浪》里,邓超扮演的男主人公徐太浪其实想要解开三个谜。

第一个谜和母亲有关,母亲为什么会有那样一个下落?

第二个谜和父亲有关,父亲为什么会变成一个萎靡不振、谨小慎微的中年人?

第三个谜和他们所在的年代有关,那个年代的浪漫、浮夸,那个年代有点夸张的自信,那个年代迷人的芳香,为什么消失了?

而这三个谜,其实是同一个谜。

年轻时的父亲生活在亭林小镇上,开录像厅和KTV,用业余时间创办了一个不完全意义上的黑社会团体,并且凭借所有这一切,生机勃勃地生活着。他的录像厅里播放着香港动作片,那些片子宣讲的是兄弟情义、热血青春、小人物的无限逆袭以及各种有情有义;他的歌舞厅按照香港电影里的歌舞厅来运营,实践着他的社

会理想,那就是桑拿房里只洗桑拿,KTV里只唱歌。而那个所谓黑社会团体,并没有什么实际收益,全靠兄弟情谊维系,更像一个小小的人情乌托邦,不过是一帮年轻人的热血寄托。所有这些,都在向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香港电影里的香港致敬。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香港电影里的香港,是真实的香港吗?不是。当时的那个香港,高楼林立,灯火灿烂,在形式上已经是一个现代都市了,但实质上,人们对它的理解却并不是现代的,更不是都市的,高楼的建立总是先于人们对高楼的理解,城市的繁华总是先于人们真正走进城市。人们其实依然用农耕时代的城市神话、城市理想去包装它、去理解它。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香港电影中的城市,其实依然是一个古代的城市。

在香港电影里的神话城市中,到处行走着俊男美女,他们的身份是杀手、侠盗、赌



神、赌圣、歌女、大佬身边人,和古龙小说中的人物身份并无两样。略微现代一点的身份,也不过是特工、间谍、黑客,其实是侠客身份的变种。

他们在故事里的行动动机,往往是复仇,或者是为了摆脱杀手组织的控制,这也和古龙时代的故事动机没有什么两样。

这个世界里的男男女女们,也按照古代人的方式去生活、去爱。他们可以为兄弟挡枪,为爱人喝下毒酒,为伙伴复仇,提着刀或枪单刀赴会。实际上,他们是穿着西装的红拂、李靖、虬髯客,也是时尚一点的金燕子或独臂刀王。他们生得浪漫、活得浪漫,爱与死也一样浪漫。

浪漫,生死不顾的浪漫,浓情厚爱的浪漫,弥漫鲜血芳香的浪漫,是农业时代最大的诗意来源。香港站在这个时代末尾,负责制造、升级这种浪漫,尽管它包裹着

东方之珠的外衣,是亚洲都市神话的样板,但骨子里,它依然站在泥土中,对这种浪漫深信不疑。

《乘风破浪》里的父亲,也对这种浪漫深信不疑,他像小马哥那样洒脱,像陈浩南那样看重兄弟情谊,试图用人情在人世上深深扎根。他用录像厅和KTV建了一个小小王国,搭起一个舞台,搬演那个古代香港。然而,这是农业时代的尾声、新时代的前夜、大梦将醒的黎明、浪漫消散的驱魅仪式,他注定和他的兄弟姐妹一起,或者丧失自信、丧失元气退出舞台,变成面色灰黑的中年人,被人贴上失败者标签,或者以死谢幕,最终说出小马哥

们说过的那句话:这已经不是我们的时代了。

坐牢、生意失败、妻子去世,都不是父亲从一个意气风发的青年变成头发枯槁、畏畏缩缩的中年人的原因,

真正的原因是,一代人来了,一代人去了,这是时间的必然结果。

情节、细节、节奏、音乐、色调、演员演出,都远远超出我的期望。更重要的是,韩寒拍出了一种怅惘之情。这种怅惘之情在他的上一部电影《后会无期》里就已经露出苗头,在这部电影里更是成了弥漫在整个故事里的一种情绪,让人久久难忘。

很难想象,韩寒这样一个年少成名、过着鲜花着锦烈火烹油生活的人,会时刻保有着这样一种怅惘之情,会安排剧中人在一场婚礼上说出“如梦幻泡影”这样的话。这种情绪让这个电影有形有意。

电影上映之前,因为插曲的歌词引起了一场风波,导致大批人马前去豆瓣打一星评论。而看完了这部电影,我想说,这个电影对得起这种慎重的抬举。

制造”盛行,雷同复制现象泛滥,有的作品都是模子里浇注的东西,似曾相识,没有新鲜感,更缺乏丰富生命体验。网络文学的商业运营模式,网络文学的类型化、程式化写作,网络文学作者急功近利的心态,这一切使得网文写作正在沦为一种机械化、标准化和技术化的生产制作形式。很多网文作者热衷于将网络文学充分地技术化、工具化,甚至写作要乞灵于“写作技术软件”,一切人物、情节和故事都由软件生成,但在值得传播的思想内容方面却是极其贫乏的。

网络文学写作日益严重的“技术化”倾向,会使网文受益,还是网文发展的末路?这是不难回答的。网络文学写作必须更加“走心”,呈现出丰富生命体验以及个性化、生活化的品质,这样才能走出唯“技术化”的怪圈。

端正生活态度,明确价值追求。反观时下一些作品,尽管打着“高大上”的旗号,声称要给当代人以人文慰藉、提供精神食粮,在一些人群中也产生了不小影响,可稍一探究即可发现,它们其实见地鄙陋、思想肤浅,可能连“心灵鸡汤”都算不上,非但不能给人的精神注入营养,给人生增添教益,很多时候还会把人引向相反的方向。

时下一些文艺创作者热衷低俗、庸俗、媚俗,流于粗浅、粗糙、粗鄙,甚至认为公众就喜欢或只能欣赏此类作品,这不仅是对文化产品的误读,也是对公众需求的误判,最终必然陷入审丑的误区。如今影视剧市场之所以喧闹甚至低俗,未必是因为观众太浮躁,而极可能是一些制作者丢了审美情趣,在市场的喧嚣中迷失了方向。

【文化论坛】

网络文学越来越“技术化”“流水线制造”盛行

□袁跃兴

近年来,网络小说被指涉嫌抄袭的情况屡屡成为社会热点话题。电视剧《花千骨》原著被指涉嫌抄袭4部网络小说;著名作家金庸也将作家江南告上法庭,认为江南早期网络小说大量使用乔峰、令狐冲等人物名字,涉嫌侵权。闹得最沸沸扬扬的,还数热播剧《锦绣未央》,该剧被认为与200多部小说的内容高度重合,一些“看不下去”的编剧众筹10万诉讼费将其作者告上法庭……

为什么网络小说会成为抄袭的极重灾区?究其原因,一是随着近年来IP概念日盛,一个文学作品能复合衍生出影视剧、游戏等种种商品,牵扯到越来越多的利益,抄袭便成了迅速获取这种利益的一种常见手段。

二是一些当红网络小说的种类、套路、结构基本固定,比如种田文、重生文等形式,极易模仿、抄袭。当这种文学已经形成一种体系,可用的环节、元素、情节套路都已经基

本固定。男生可能是修仙、种田、成为霸主;女生就是宫斗、遇见霸道总裁、成为宠妃。拿修仙来说,就是主人公要得到天下神力,需要不断进阶修炼,遇到不同的妖怪。

三是网文编辑们热衷于选择上架热销网文的“同款”,而且网上阅读的大量粉丝基础会保证运营的盈利,例如,《斗破苍穹》点击超过30亿,很多人写书的时候会以这个框架改个名字来写,包括人物性格都会有相似点。编辑在收书的时候也会倾向要这种书,因为有固定读者群、有需求。

四是“质量胜不过更新量”,不求质量只求数量,文字“注水”严重。这是网文圈众所周知的生存法则。网文写作,一天3000字至5000字的更新只是基础,有的网络作家甚至可以日更新上万字。为保持活跃度,部分写手便会东拼西凑。

因为贪图内容的更新速

度,有一些写手开始运用“黑科技”手段。他们花几十元到几千元不等,从淘宝购买“自动写作软件”,其中包括网文电子书、词汇库、描写语段库等,再从其他文学作品中摘抄、整理,然后重组成需要的内容。某款标价500元的“自动写作软件”,号称几秒内便能写出上千字,有的商家直接打出“《锦绣未央》写作借鉴软件”的广告。写手运用这种技术软件写作时,可能每天都设置一个靶子,上面写上“遇到妖怪”、“遇到暗器”、“遇到美女”,可以用扔飞镖的方式想下一关,因为这些已经形成体系了,这种东西是完全可以机械化、用生成器去生成的。

时下,网络类型文学崛起,网络写作呈现的技术化倾向也越来越突出,这种技术化写作使网络文学创作变得越来越商业化、程式化。网文中技术性手段和“流水线

制造”盛行,雷同复制现象泛滥,有的作品都是模子里浇注的东西,似曾相识,没有新鲜感,更缺乏丰富生命体验。网络文学的商业运营模式,网络文学的类型化、程式化写作,网络文学作者急功近利的心态,这一切使得网文写作正在沦为一种机械化、标准化和技术化的生产制作形式。很多网文作者热衷于将网络文学充分地技术化、工具化,甚至写作要乞灵于“写作技术软件”,一切人物、情节和故事都由软件生成,但在值得传播的思想内容方面却是极其贫乏的。

网络文学写作日益严重的“技术化”倾向,会使网文受益,还是网文发展的末路?这是不难回答的。网络文学写作必须更加“走心”,呈现出丰富生命体验以及个性化、生活化的品质,这样才能走出唯“技术化”的怪圈。

【荧屏背后】

书信朗诵节目为何能“逆袭”

□张永生

新年伊始,某卫视推出一档节目《见字如面》。它不是当红明星、娱乐大咖的嘉年华,也没有颜值霸屏、劲歌热舞,只是邀请影视演员朗诵名人书信,嘉宾解读背后故事,通过文字与声音打开历史,带着观众走进沉静的人文世界。据悉,节目一上线,点击量即破500万,好评如潮。而就在此前,还有人预言,这样一个需要静心观赏的节目抓不住当下观众浮躁的心。

书信朗诵节目“逆袭”,

既是意料之外,又在意料之中。说意料之外,是因为如今各种“跨年巨献”扎堆,满屏“小鲜肉”,全程很闹腾,而朗诵书信这样既不热闹又不娱乐的节目竟能走红,多少有些突兀。说意料之中,是因为书信这种人情味浓郁的传统交流方式在岁末年初很容易触动情怀、勾起愁肠、引发共鸣。“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的谆谆教诲,“上言加餐食,下言长相忆”的殷勤叮咛,“边城有余力,

早寄从军诗”的满怀期待,“复恐匆匆说不尽,行人临发又开封”的情真意切……亲情、爱情、友情,从作者心中汨汨流淌出来,把读者、观众的心也融化了。

“感人心者,莫先乎于情。”书信朗读节目“逆袭”,意味着什么?或许,于节目制作者而言,它只是借书信打感情牌抓住了观众,是一场颇为成功的策划;而从观众的角度来说,则可能是赞赏真情的回归,同时也未尝不寄寓着对真的渴求、对善的推崇、对美的期许。

如今,文字交流方式早已从“尺素”走向了“伊妹儿”乃至短信、微信,表达方式越多,一些最珍贵的东西却越是渐渐被剥离:来往日繁,却未必有多少真感情;话说得漂亮,却不容易见到真性情。人们看重书信,追捧书信朗

诵这样的节目,并非对书信这一方式格外怀念,也非对现代方式心存偏见,而是打心底里呼唤人与人相处多些率真、少点“面具”,文艺创作要多些朴实无华、真情实感,少点矫揉造作、无病呻吟。

一些名人书信所处时代虽已遥远,但其反映的时代风貌风尚、人物风骨风度在历史长河中沉淀结晶,更加散发出光辉。如上世纪30年代,陈寅恪先生致信傅斯年,婉拒遥领历史语言研究所主任并退回薪酬时说:“因史语所既正式南迁,必无以北平侨人遥领主任之理,此点关系全部纲纪精神,否则弟亦不拘拘于此也。”一件“小事”,寥寥数语,足见学人精神。人们之所以喜读乐看名人书信,就是希望从中汲取养分,追寻立身处世的道理,领悟为人做事的哲理,